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十五回 狗度董平改惡為善 葷酒回廟耍笑眾僧

話說董平要殺狗，祇見小狗兒臥在大狗脖子上，祇落眼淚。董平愣了半天，自己想：“狗都知道身從何處來，何況我生個人來。”自己把大、小狗放開說：“我也不殺你了。你母子願意在我這裏，我有食水喂養；不願在我這裏，任你自去。”他到屋中給他母親跪倒說：“孩兒我自己時常在你老人家面前無禮，罪該萬死。”韓氏說：“祇要你好好在老娘跟前盡孝，我們夫妻自有好處。”董平說：“我今日把這一鍋狗肉賣了，明天改行做個小本經營，這血盆子裏的買賣我不做了。”把狗肉挑前去，到了外面。每日挑出來一賣就完，今日走了十幾條胡同也沒開張，走在錢塘江大街玉皇閣照壁前，覺得腹中疼痛，把肉擔兒放在道上，祇見從東邊來了窮和尚問：“這肉擔兒是誰的？”董平也不言語：“昨天在大街白耍了我兩塊狗肉，今日又來問我，不答他，看他如何？”濟公見董平一臉黑氣，按靈光一察，知他乃是世界上第一“孝子”。“我若不救，雷必取他。”

書中交代：董平怎麼是第一孝子呢？按《善書》有云：比如這個人要做了半輩子的善事，他要做了一件惡事，那書上注寫他是第一之惡人，把從前半生的善事全沒了。比如那人做了半輩子的惡事，忽然自己知道不好：“我須當改，不然，我要遭報。”定能改過遷善，痛改前非，把從前惡事全勾了。書上注寫乃第一之善人。嫠婦失節，不如老妓從良。董平雖不孝母，自己忽然知道改悔，要在他母親跟前盡孝，乃一片至誠之心，並無半點虛浮，這就算第一之孝子。濟公問肉擔是哪位的，連問兩聲，無人回音，濟公挑起肉擔就跑。董平一瞧急了，趕緊站起來扣中衣邁步就追，剛往前一跑，祇聽後面山崩地裂一聲響，原來是那影壁牆塌下半截，董平嚇得目瞪口呆，心中說：“若非是和尚搶我的肉擔，早被土牆壓死了，真乃好險好險！”

書中交代：和尚說雷必取他，怎麼土牆壓死，是雷劫呢？諺語常說：天打雷劈五雷轟，莫非天上還打五個雷麼？原來是金木水火土謂之五雷，刀砍死謂之金雷，木棍打死謂之木雷，水淹死謂之水雷，人燒死謂之火雷，土牆壓死謂之土雷。要被天雷殛了，那必是罪大惡極的。話不多敘，董平一想：“我去找找和尚，跟他要擔子，還得謝謝他。”想畢向前走。哪想濟公他挑著這擔子，來到熱鬧街上，把擔子一放，拿刀就切狗肉。切完了，和尚用手一點指，這狗肉變的好像有一斤重一塊，濟公喊賣六文一塊。那走路的人走在這裏，遠遠就聞著這狗肉的香撲鼻。素來不吃狗肉的人，今天見肉塊又大又香，又甚便宜。這個三塊，那個五塊，那個十塊八塊，眨眼就賣了一堆錢。肉已快完了，剩了幾塊，和尚不賣了。

買不著狗肉的，也有懊悔說：“可惜這樣便宜的狗肉，我未趕上買著，實在懊悔。”有一位買了四塊肉，心中甚喜。心想：“這肉足夠一斤一塊。”走兩步，他聞一聞。俗話說的不錯：肉賤鼻子聞。心想到家給老娘們兩塊，剩兩塊找大哥約老弟可以喝點酒。聞了聞，走了兩步，打開瞧了一瞧，這肉剩了有半斤一塊。心想：“我莫非挑花眼了？我瞧著有一斤一塊。”自己納悶。又走了兩步再瞧，一塊剩有四兩；再走幾步瞧，四塊肉也無四兩。買肉的一想：“今天叫那和尚冤了我。”賭氣回家去了。濟公這裏賣一堆錢，狗肉也快完了。董平趕到說：“和尚，這肉擔是我的。我來把話與你說明白了。今天你不要不搶我的擔子，我便被土牆壓死了。我倒要謝謝你。”濟公一翻眼睛說：“對，今天大早起來，你許是沒跟你媽媽辯嘴。”

董平聽和尚一說此話，他倒一楞，連忙問：“和尚，你在哪廟裏？”濟公如此如此一說。叫董平：“你把賣的這錢拿了去作個小本經營。”董平說：“我明天改行，不做這殺生的買賣，我賣鮮果子去。”濟公說：“好，你把擔子錢都拿了去，我就要這幾塊狗肉就得了。”董平謝了和尚，濟公兜住狗肉。順著西湖蘇堤往前行走，信口唱起狂歌。歌曰：

孤衾獨擁，睡熟轉濃，夢見登科第，聖恩優寵，官居極品，父母褒封，衣錦歸故里，拜友祭祖。一虛忙驚醒，依然敵帳枕樵童。祇聽窗外寒蟲叫，原來殘蟬唱古松。世人忙碌碌，都在一夢中。也夢為寒士，也夢做莊農，也夢陶朱富，也夢范丹窮，也夢文章顯達，也夢商賈經營，也夢登臺鼎，也夢執掌元戎。離合與悲歡，壽夭共窮通。仔細從頭看，都在一夢中。方知父母與妻子，兒孫和弟兄，俱是夢裏來相共。縱然衣紫腰金，出擁花廳，也是南柯一夢中。

濟公順著西湖蘇堤口唱狂歌，過了冷泉亭，來至飛來峰靈隱寺山門外。看守山門的和尚靜明、靜安說：“濟師父，你拿著是甚麼東西？”濟公說：“我帶來是狗肉。你二位吃點？”靜安、靜明說：“不行，我二人吃素，你也不能往廟內帶。咱們這處廟是長素，葷酒莫入。提籠架鳥，都不準入廟，你白骨喧天往廟中帶不行，快扔了罷，你犯了戒啦！”濟公說：“我不知道。身上疼癢，疥又犯了。”說著，和尚低頭在身上找，靜明說：“不是身上長的疥，是犯了咱們和尚清規戒律。出家和尚講究三規五戒。”濟公說：“甚麼叫三規？哪叫五戒？你說說。”靜明說：“可惜你還是和尚，連三規五戒都不懂。咱們出家和尚，三規是佛規、法規、僧規。五戒是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，你快把狗肉扔了罷。要到廟裏，連我二人都有失察之罪。監寺要看見，他也有罪。”濟公說：“你二人懂的甚麼，別阻我高興。我到廟給監寺狗肉吃。”兩個門頭僧也不敢阻止，由他去了。

濟公到裏面，在大雄寶殿前面把狗肉放下，坐在旁邊，說：“有買肉的來買。”眾僧人來了十幾位，內中善心的和尚都道：“濟師父別賣了，要叫老和尚、監寺的知道，必要治你之罪。”濟公說：“你不要管。”旁邊就有恨濟公的和尚，說：“你賣了，誰敢管你？”濟公也不理論。祇見監寺廣亮從那邊過來說：“濟顛你賣狗肉，我也不管你。就是殺兩條狗，我也不管你。我竟問你，今日是到甚麼時候了？自從火燒大碑樓至今日，派你化緣，我要問你，這一萬銀兩工程，該當怎樣呢？”濟公說：“一萬我可沒有，我倒有個九千。”廣亮說：“我不同你胡鬧，我帶你見老和尚去。”濟公說：“別忙，火燒大碑樓之時，我與你說話是天交正午，此時還短一個時辰，少時沒有一萬兩銀子，我再和你見老方丈去。”廣亮一聽說：“好，你就多待一個時辰，我看你哪來的一萬兩白銀？”監寺廣亮方要走，祇見從那邊來兩個門頭僧，一伸手把監寺僧拉住說：“廣師父，外面有一件新奇事，祇因我二人在山門坐著，見由西湖大路來了有二三百位，內中有官紳富戶，也有商賈人等。頭前有二立員外騎馬，衣帽鮮明。一位白面長鬚，一位清奇古怪，都帶著有二三十個家人，到了山門外，把我二人喚過去，問：‘此廟可是靈隱寺？’我等答應‘是。’那二位問：‘活佛可在廟內？’我等說：‘我們這廟內沒有活佛。’那二位員外又問：‘羅漢可在廟內？’我說：‘廟內羅漢堂有五百零八尊金身羅漢，不知你二位給哪位燒香？’那二位員外說：‘不是找泥像，是找活羅漢。’我們說‘沒有。’那二位員外說：‘善緣不巧，我等往別處施捨去罷。’我等說：‘員外別走，這活佛倒是叫甚麼名字？’那二位說：‘若說活佛的名字，得損陽壽十年。’我二人說：‘員外你說活佛的名字，我二人替你損壽。’那二人先叩頭後說：‘我二人損了三十年陽壽，你看如此如何？’監寺說：‘活佛是哪位呀？你二人說話不明白。’靜明說：‘不行，我二人不能說了。算命排八字，都說我活五十三歲，今年我二十二歲了，方纔損了三十年，敢早敢晚，明年必死，再說了沒的往外找。’監寺的說：‘不要緊，你二人說罷。我替你二人損陽壽十年。’那靜明和尚不慌不忙，說出活佛的名字。

要知後事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